

歷史空間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李磷

中國有沒有金字塔式的建築？

眾所周知，金字塔式的建築物在古埃及和瑪雅文明中常被發現，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埃及吉薩的大金字塔，俗稱胡夫金字塔，它是全球最高大的金字塔；另一個就是在墨西哥中部特奧蒂阿坎的太陽金字塔，它的體積比胡夫金字塔略小一點。雖然大多數的金字塔均集中於埃及和墨西哥，可這並不表示其它地區沒有金字塔存在。6000至4000年前生活在東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蘇美爾人，也曾修築過金字塔，今天伊拉克境內烏爾(Ur)古城的塔廟(ziggurat)，就是他們留下來的傑作。烏爾塔廟其實是一個台階式的金字塔，它共有3層長方形的台階，塔的底層約長64米、寬46米，塔高接近30米，頂層原有一座神廟，但損毀已久，據說是用來供奉月亮神的。那麼，中國有沒有金字塔式的建築物？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讓我們先歸納一下金字塔的建築特徵：



■茂陵衛星照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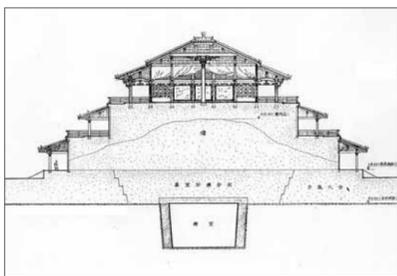
一般而言，在造形方面，金字塔的平面呈方形，立面呈等腰三角形。幾乎所有的金字塔都是台階式的，它們的分別只在於有些台階很明顯，例如62米高的埃及撒哈拉級金字塔(Step Pyramid)，有6大級；而有些台階則不明顯，例如147米高的胡夫金字塔，共有203級，從遠處觀望，它的斜邊好像一條直線。在功能方面，古埃及金字塔的內部有法老王的墓室，金字塔彷彿墓的外殼；瑪雅金字塔的頂端通常是神廟，金字塔就如廟的基座。在建材方面，古埃及金字塔是全石構造；瑪雅金字塔是外石內土，即其外表為石塊，內核部分由泥土和碎石混合填充而成。

按照這些特徵，我們對中國古建築稍作分析排查，發現了一些類似金字塔的構造，例子如下：茂陵，漢武帝劉徹之墓，位於陝西咸陽。它是一座古稱「方上」的封土，形狀為上小下大的方錐體，由於頂端是方形的平台，故名方上。實測茂陵的封土高約46米，方頂邊長約36米，底部邊長約240米(與胡夫金字塔相若)。方上其實就是土金字塔，漢代的皇陵基本上都採用了方上式的封土。

秦始皇陵，位於陝西臨潼。根據專家的研究，始皇陵的封土也是方上，原高約115米，底部邊長約500米(面積約25萬平方米)。經過二千多年的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，封土已變形，現高約85米，底部面積約12萬平方米。殷墟王陵亞字形大墓，位於河南安陽。它是一種商代特有的墓室，平面呈亞字形(缺了四個角的正方形)，口闊底窄，四壁為斜坡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各有一條狹長的墓道，從地面緩緩伸入墓底。以規模最大的M1217號為例，墓口約18米見方，深約15米，四條墓道的長度：南約61米，北約42米，東約29米，西約25米。這種墓被稱為「地下倒金字塔」，或「負金字塔」，因為它並非向上堆砌而成，而是向下挖出來的。

高句麗遺址將軍墳，位於吉林集安龍山，築於公元五世紀。它是用花崗石砌成的金字塔，共7層，高約13米，底層邊長約33米，頂層邊長約16米左右，墓室的入口在第5層。中山王陵遺址，戰國時期，位於河北平山。根據建築考古學者楊鴻勳先生的研究和復原方案：墓室在地平線下，墓室上有梯形封土，封土上有三層方形梯級土台，第一、第二層梯級的邊沿是木構迴廊，第三層平台上築有正方形的木構享堂，屋頂為四面斜坡、尖頂。整座大享堂底邊長約52公尺，屋頂高約26公尺，雖以土木為結構，但造形與金字塔無異。這種享堂，按同一遺址出土的銅版《兆域圖》描繪，應有5座排成一列，中間3座是方200尺的大享堂，兩端2座是方150尺的小享堂。所以中山王陵原來可能有一群共5座金字塔式的享堂，甚為壯觀。

古代中國曾出現過一種稱為「明堂」的禮制建築，是帝王祭祀或宣政的重要場所，莊嚴神聖，可借後來失傳了，導致人們對它的形制認識不一，因而歷代不少重建計劃均被擱置。王世仁先



■中山王陵享堂復原剖面圖。

生專門考證明堂建築，從他對西漢長安明堂、東漢洛陽明堂、唐總章二年明堂及武則天明堂的復原示意圖，我們看到明堂基本上是金字塔式的建築，它們的造形都呈方錐形。

美國建築學家咪咪·洛貝爾(Mimi Lobell)在她的一篇文章〈空間原型〉中，引述瑞士著名分析心理學家卡爾·榮格(C.G. Jung)的理論指出，原型是深埋於集體潛意識中的心理暗示，它鑄造了人類各種不同的表達構思和形式——藝術、建築、音樂、文學、社會結構、世界觀等。由於原型是集體的潛意識，它存在於全人類所有的文化中。例如金字塔式建築，就是一個空間原型。金字塔象徵一座人工的世界山嶽(world mountain)，直指上蒼，超凡入聖，溝通天地人神，將有限、短暫的生命導向不朽和永恆。洛貝爾認為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曾修築過形形色色的金字塔式建築，包括埃及的金字塔，西亞的塔廟，中美洲的金字塔，印度、東南亞、中國一帶的佛教塔塔、舍利塔、佛塔等，甚至耶路撒冷的所羅門大殿、雅典的衛城、哥德式教堂等都具有金字塔建築的性質。從社會的層面去解讀，金字塔代表了國家、政權、帝王、皇朝、階級，而此類金字塔原型的文明非常重視文字、法律、歷史記錄、度量衡標準以及特別的數字和幾何圖形(例如中國的三和九、圓與方)。

由此可見，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金字塔式的建築，一點也不奇怪，只是它們沒有埃及金字塔那麼神秘，所以平日被人們忽略罷了。如果我們深入研究下去，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呢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古典瞬間

文：龔敏迪

循着袁宏道的天目山遊記走

袁宏道寫了兩篇天目山遊記，其中一篇說：天目山有如下七絕：瀑如萬縞，山石奧巧，庵宇精幽，雷聲如嬰，雲狀百態，樹木珍奇，茶筍清香。循着袁宏道當年的行程，尋找他到過的幻住、高峰、死關、活埋庵，覺得這些名稱，就可謂是天目山的又一絕。

「活埋庵」與一位無名高人有關。南宋末年的1274年，高峰原妙禪師來到了武康雙髻峰，結識了這位「活埋庵主」，1279年他把在獅子岩修行的「死關」給了高峰禪師，自己跑到人跡罕到的西天目絕頂上，繼續去過不為人知的修行生活了。高峰稱讚他：「竹筍二三升野水，松窗五七片閑雲。道人活計只如此，留與人間作見聞。」「死關」是個「離地一丈，非梯索不得入」的地方。高峰禪師在這裡「不剪髮，不澡身，冬夏一衣」地過着思想者的日子，一直到1295年圓寂。很多想來見他的人在岩下等上十天半月，往往不能見上一面。1286年，一位年輕人經僧人明山介紹，投在了高峰門下，他就是日後元朝最有影響力的高僧，人稱中峰明本，他曾在廬州弁山及平江雁蕩山結庵而居。每次都名之為「幻住菴」，也因此而自名為「幻住」。

高峰圓寂後，中峰明本正好與師傅一靜一動，與唐代的船子和尚一樣，他住在船上到處雲遊了不少地方，回到天目山則住在師傅塔身邊上的草庵裡。明初名臣宋濂說他的影響：「東行三韓，南及六詔，西連印度，北極龍沙，莫不躡屨瞻登，咨決法要。」使南宋初亡，人口銳減而變的荒涼的天目山，一下子成了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爭相瞻禮的地方了。僅投在門下參學，有記載的日本僧人就有二十餘名。

明本不肯住名山巨剎，不願受朝廷供養，與元王朝一直保持著疏遠的關係，這與活埋庵主和原妙的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。他草庵浪宿，物質上過着極其簡單的生活，結菴而居的遊化生活，對於宋朝以來，不少學人在修行態度上散漫，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，並熱衷於遊走於達官貴人之間，沽名釣譽，很好地起到了批判和垂範的作用。他還經常針對禪門中學人及師家的各種弊端加以警策與苛責，以期導正禪門的不良風氣。治學上主張一門深入而反對枯心死志，追求真實出於自心的體悟。他取得的成就，對元朝把置於底層的廣大南人，也是足以引為驕傲的。

至治二年，由於杭州徑山寺院住持一職懸空，所以行宣政院欲強迫六十高齡的他去主持，然而和往常一樣，他沒有應命，反而到天目山西峰以北三十里，地勢險峻的中佳山去躲避喧鬧了，要不是見到僧俗弟子仍然每天「捫蘿薛，冒豺虎」地上山求法。明本才憐憫其弟子苦苦跋涉，不久又回到原先的草庵中。第二年作偈辭別大眾：「我有一句，分付大眾；更問如何？無本可據。」寫完就圓寂了。元仁宗曾屢次欲召見明本而不得要領，最後只好賜之「佛慈圓照廣慧禪師」號及金襴袈裟，並將師子院改名為「師子正宗禪寺」，然而，對於明本來說，不正是毫無意義「無本可據」的東西嗎？他留在天目山的是豐富的思想財富，那都是無形的。

文藝天地

來鴻

文：馮磊

手寫板

文：李幼岐

梧桐

張詩劍《香妃夢迴》登上經典

「鳳凰鳴矣，於彼高崗。梧桐生矣，於彼朝陽。」很長時間了，每次看到梧桐樹，都要想起《詩經》裡的這些句子。然後，會不自然地審視一番，看梧桐樹上是否有漂亮的鳥兒在。久而久之，竟也成了一種反射性的行為。

早晨起床，圍着小區旁的河流繞了一圈。慢慢走的時候，身邊的河水也在走。看着水，突然就有了某種覺悟的感受：能夠和水肩並肩地走一段路，確實是一件開心的事情。這條河在這裡流淌了千百年了，史書上說，黃帝那時候它就在。這麼長的時間裡，它見過了多少人，曾陪多少人看花開花落，又有多少情侶在它身邊喃喃細語？！

現在，我一個人人在河邊走着。俯視這無聲流淌的水，突然感覺沉默的高貴。

它陪我走了一段。確切地說，我們肩並肩地走了一段，大約有二百米吧。過去它陪着很多人走，今後同樣會遇到很多人。無論對誰，都一樣沉默和平和，真是可貴。

河邊有幾棵梧桐樹。抬起頭，我看到已經變綠的枝幹。它們的枝頭，挑着幾點小小的葉子，就像寫意畫家筆下的花骨朵。——春天剛剛到來，殘冬的冷酷還沒有完全褪盡。去年冬天特別冷，有些樹被凍死了。還有一些，樹皮是灰色的，綻露出殘存的絕望。

但，這不是主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總有那麼一些樹，一些人，安然地度過了冬天。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，春節前就打春了。打春的那天，我夢見一樹的梧桐花瓣，還有孩子們坐在樹下吹口琴。那是種很隨意的音樂，沒有曲調。他們就是那麼隨意地吹着，蹦蹦跳跳地，滿不在乎地吹着。

我喜歡梧桐。喜歡關於梧桐的一些人和事。1088年，蘇軾被貶黃州，擔任團練副使。因為是特赦，被安置黃州的時候特別說明，只上班不給薪水。於是，蘇軾帶着家人到處打獵，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。這一年，他寫下了優美的句子：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」。蘇軾是大詩人，也是審美的高人。有梧桐，有缺月，傳統的美就到了極致。



■梧桐樹

網上圖片

對大多數人而言，梧桐是最忠實的觀眾。它安靜地站在那裡，看花開花落，自然恬淡。這種態度，我從前頗不能理解。我總以為，做人就應該轟轟烈烈，幹一番事業才好。只是人近中年，突然覺得安靜的可貴。人生實在短暫，把時間浪費在表演和作秀上，實在冤枉。當然，這僅僅是我個人最近的感受，且是病中的想法。對別人，不應該有任何的影響才好。

梧桐安靜，梧桐無言。在春天，它終將舒展開自己綠色的葉子。它的葉子，邊緣弧度優美，就像女子豐滿的半邊臉。坐在樹下，仰望這高大的喬木，透過陽光看樹葉，有一種半透明的涼意。它的葉子表面，總有一層綠茸茸的毛，摩挲一下，心裡感覺清涼而發癢。

春天到了，是梧桐，總會給我們帶來綠蔭和紫色的花瓣。隨之，還會有濃烈的花香。所以，這時候，不必擔心。只是坐着等着，捱着指頭數日子，看那濃烈的春一步步爆發就是了。就像身邊這條河，默默地流過。就像在黃州打獵混飯吃的蘇軾，安靜地過日子，沒有幻想，也沒有任何不安。我喜歡梧桐樹。

作為作家或詩人，一部作品，一篇文章，一首詩，如果經過歲月淘沙篩選，登上經典系列，實在難之又難。張詩劍首次發表在香港《文匯報》的長詩《香妃夢迴》被北京高校收編入《台灣名家名作選讀》經典叢書系列中，乃實至名歸。

2012年4月，北京開放大學系統出版了兩輯24本《經典讀本系列叢書》，有《老子》、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中庸》、《古詩觀止》、《唐詩選讀》，到《台灣名家名作選讀》，等等，歷史的跨度約長三千年。包括《黃帝內經》等等，都是中華文化的精粹，在浩瀚的文化世界閃耀光輝，名留青史。

這套叢書中的《台灣名家名作選讀》，其中台灣詩歌和香港詩歌各選了六位詩人，台灣有鄭愁予、覃子豪、余光中、痲弦、洛夫、席慕蓉，香港有戴天、黃國彬、也斯、張詩劍、傅天虹、鍾偉民。被選中者，「一經品題，身價百倍」。當然，有資格選中，必然是名家，還得有名作，確實不同凡響。

張詩劍被選中的作品是《香妃夢迴》。這本書收錄了張詩劍多年的詩作、散文和關於詩歌的論述。《香妃夢迴》也是《新紀元香港作家文叢》(共21種)的其中一冊，入列的詩人、作家都是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。這套叢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在內地和香港均很受歡迎。

長詩《香妃夢迴》被用作書名，因為這首詩正是詩人張詩劍的扛鼎之作。張詩劍於2001年九月訪問新疆，回香港後仍念念不忘此行，思古幽情，詩興大發，寫下了這首心潮澎湃、熱情洋溢的優美詩篇。該詩最先發表在香港《文匯報》，其後有《台灣文學選刊》、香港《當代文學》、《綠風》、《詩世界》等多家刊物轉載，被《國際漢語詩壇》翻譯成英文刊出，被歐洲詩評家讚嘆：「簡直是史詩啊！」。香妃，即容妃，維吾爾族人，為清乾隆帝之妃，進宮之初為貴人，後封容嬪，再進貴妃，極受乾隆寵愛，在宮中地位特殊。野史中傳容妃體有異香，於是被稱香妃。張詩劍在《香妃夢迴》中提及「流香——殘留香妃的夢」，可能是由香妃之「香」，浮想聯翩，構思奇巧，詩韻流轉，成就了精湛的篇章。

拜讀了《香妃夢迴》，一開篇就是令人驚嘆、令人難忘的詩句：

挺立——
世人眼中的胡楊樹
活著 千年不死
死了 千年不倒
倒下 千年不爛

我崇拜
你的堅毅

詩人的這三個「千年」，實在是表達了無限的想像力。記得有位詩人說過：「想像，你是我的褒獎」。想像，無疑是作詩的第一要素。沒有想像，何來詩意？作為詩人，張詩劍的詩意象的功力令人嘆服。在《香妃夢迴》一詩之中，就有超強的想像力。全詩五章160行，這裡選錄幾小節與讀者共賞：

千年積雪
塑你玉骨冰肌
天山雪蓮
薰浴出絕世奇香

絲路遙遠
留下飄影香魂
交河故城、高昌故城
都凝聚你的殘夢
吐魯番地下的五公里
坎兒井
湧著生命之泉
你的血液

我在葡萄溝的葡萄架下
飲馬奶子、奶酒
有飲必醉
醉臥你的夢懷
遠陔城的姑娘
以妒忌的口吻
大唱馬車仗之歌
爭吃嫁衣抓飯
夢酣夢迴
我感悟到你的輝煌
……

在詩人的想像中，二百多年前的香妃，依然風華絕代，姿態萬千，飄逸韻味。在詩人的視線中，香妃仍活生生的在我們的週遭。《香妃夢迴》的詩意象也引領了讀者的聯想，衝動了讀者的感情流。

當然，該詩構思奇巧，亦是重要的創造。勝在詩人邀歷史人物香妃共遊新疆，穿越時空，自由飄蕩，史貫古今，人文河山，千變萬化，把歷史、現實與傳說、想像熔為一爐，風物故事鮮活，情愛敬意深沉。讓現實人物追回歷史，把歷史人物喚回今天，時空並置，氣勢磅礴，萬象俱生，讀之誦之，令人蕩氣迴腸。在香港詩壇，《香妃夢迴》確是難得一見的好詩。

詩意偶拾

文：凌欣元

減字木蘭花·春日偶成



■勒杜鵑 李少琳攝

桃華灼灼，戲蝶翩翩花後躲。
綠葉塗紅，勒杜鵑開籠簇擁。
羊蹄淡粉，幾瓣飄零尤稚嫩。
明媚春光，且看飛花肆意揚。